

## 人间清晨

□文  
□图  
白义

调低座椅,耸耸肩颈,我一个后仰靠下去,右腿懒懒地半翘着,拿出手机,在短视频里打发这清晨的闲寂时光。

这是每个周末的惯常。车停在菜市场外的辅道,我坐在车里,等着妻子从熙攘的菜市场买牛肉回来。昨晚儿子反复念叨,这周要换个口味,想吃红烧牛肉。

春分将至,暖意还未站稳脚跟,风掠过脸颊,仍带着丝丝凉意,倒春寒的气息,在清晨格外分明。我摇上车窗,只留一道细缝,继续刷着手机。

吱。刺耳的刹车声突然刺破沉寂。一辆半旧小货车,紧挨我的车子的斜前方落定。驾车男子纵身跳下,哐当一声带紧了车门。他面色黝黑,上身一件黑色毛衣,下身套着黑色防水塑料裤,裤靴相连,额前长发垂落,也掩不住脸上凌乱的胡茬。

快快!都麻利点儿!他一把拽开货厢门栓,后排左右车门相继打开,一高一矮两个男孩先后跳下来,急火火地直奔货厢。副驾驶室的车窗随即摇下,先露出一截银白色的金属拐杖,再探出一张妇人的脸,目光急切,落在孩子奔跑的方向。

快点,快点!催促声再次响起,裹着焦躁,也带着清晨的疲惫。大男孩纵身跃入货厢,货厢里整齐码放着绿色的塑料筐,一个推车静立一旁。筐里盛满时令菜蔬,叶片上凝着晨露,微微一动,水珠便簌簌滚落。时蔬堆得高出筐沿,大男孩弓腰拖拽,满脸通红。男人接过菜筐,屏住呼吸,绷紧脊背,牙关紧咬,像一张拉满的弓,手上额上,青筋暴起。

小男孩约七八岁,眼神清亮,他费力地攀上货厢后,手里攥着塑料袋、绳子等跳了下来。

小宝啊!那么高,小心!尽管落地轻盈,妇人还是满眼担忧,几度欲推开车门,心底的牵挂与焦灼,几乎要冲破喉咙。

我坐在车里,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。

一阵忙碌,四大筐时令蔬菜被整齐地码放在推车上。菜市场方向偶尔飘来一丝混杂的气味。到菜市场是一段上坡路,地面有些坑洼,需用绳子把菜筐四周围拢,拴在板车的柄上,才不会散落。

快点啊!打个疙瘩都要半天吗?男人不耐烦了,声音高了八度,对着大男孩就是一顿吼,像你这样慢悠悠的,全家只有喝风!他愤愤地瞪了大男孩一眼。

这训斥声,在寂静的清晨格外响亮。那声音像一根细针,轻轻扎在我心头,仿佛也唤回了儿时放羊时挨过的那些呵斥。

我仔细打量这个男孩,看起来比我家儿子稍大些,约十六七岁。头发略显蓬乱,眉目俊朗,眼神坚定,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相称的沉稳。面对父亲焦躁的呵斥,他低着头,手指默默地打结、搬菜、整理、拴绳,一声不吭。

啊!一声惨叫撕开清晨的宁静。

原来是匆忙关货厢时,大男孩的手被铁皮狠狠夹住,疼得他双脚狂跳。

我心头一麻,慌忙坐直了身子。

他挥着手又吹又甩。隔着挡风玻璃,我都能真切感受到那钻心的疼。

男人一把抓过男孩的手,含在嘴里,吸掉渗出来的血。

小男孩扔下绳子,慌忙爬进驾驶室,旋即折回身:爸,给,邦迪!

大毛,大毛,怎么啦?!妇人终于没有忍住,猛地推开车门,一只脚上赫然缠着厚厚的白色绷带。绷带上沾着星星点点的污渍,显然已有些时日。

妈,别下来呀!大男孩快步上前阻止母亲,强忍着痛连声安慰,没事没事!一点小伤!可强忍的泪水,早已把眼圈憋得通红。

臭小子!毛毛糙糙的,男人把邦迪长时间按在大儿子的指间,最后又轻轻捏了捏,语气里带着恨铁不成钢的生硬,成事不足!痛骂间,他的唇齿间仍残留着殷殷血迹。

大男孩很快缓过来了,关上了副驾驶室的门。

我坐在车里,久久没有说话。握着的手机,再也没有刷下去的心思。

都小心点儿!男人发动车之前,扔过来一句话。

大毛,小宝,小心哦!车子启动,妇人挥挥手,急忙回头喊。

望着小货车后的一路扬尘,我心里泛起一连串疑问:他们这是要去哪儿?送货,还是去医院?

留下来的哥俩并无多余的神情。哥哥抬手快速地擦了擦额头,脱下外套往腰间一捆,鲜红的毛衣在清晨格外亮眼。瘦小的弟弟,依旧把衣服扣得严严实实。他们一左一右扶住推车,向着菜市场的方向进发。

嘎吱嘎吱。板车的车轮与地面发出沉闷的摩擦声,在寂静的清晨,格外清晰而沉重。看着这一大一小的身影,我心里翻涌着难以言说的滋味。

远处的体育馆,传来阵阵喝彩,临近小区,依稀能听见孩子的嬉闹,家里被窝里的孩子,还安稳地躺着,等着那美味多汁的红烧牛肉。而眼前这两个孩子,正咬着牙弓腰向前。

妻子买好了菜,我接过那鲜嫩的牛肉与绿油油的菜蔬,没多听她关于市场的絮叨。我摇下车窗,清冽的风迎面扑来,缓缓抬头,认真打量这清晨的天空。天色已由淡蓝转作浅蓝,如一层轻纱笼罩人间,不张扬,不灼眼,自有沉下来的温良。

在这人世间的一个普通清晨里,有人安坐车内,有人行走风中。

风再次掠过,天,静得透亮,蓝得澄澈。人间的活法各有轻重,可每一颗认真生活的心,都同样滚烫。

## 生意经

□李柯漂

拐进街口那条熟悉的小巷,一个脆生生的声音便传进耳朵里,买斗鸡菇嘞,新鲜采摘的野生斗鸡菇,只卖140元一斤。

我循声望过去,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,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,面前铺一条蛇皮袋子,上面放着整整齐齐的斗鸡菇。那些菌子新鲜出土,菌把还带着湿润的泥土。我蹲下身来,拿起一朵闻了闻,挺香的菌子,就是太贵了点。我说。姑娘扬起清秀的脸,露出甜美的笑,贵是贵点,这可是山里刚采的新鲜菌子。没想到姑娘很健谈,她接着说,这都是我们村里人在大山深处找了很久,大家收集到一起才这么点,委托我拿到城里来卖。师傅,你卖点吧,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啦。

姑娘吆喝的斗鸡菇其实就是鸡枞菌,是一种与白蚁共生的珍贵真菌,因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,被誉为菌中之冠。

我站起身来,姑娘极力挽留说,师傅,买几朵吧,煲汤很美味的。我抬眼看看这巷子里一字排开的果蔬地摊,又重复说了一句,一百多一斤,这也太贵了哦。

我正准备转身离开,姑娘旁边的卖菜大姐说话了。她也许是听到我嫌这菌太贵,想买却有点烫手。于是,她对姑娘说,小妹,你喊价不该这么喊,或许换种喊法效果会不一样。

听到卖菜大姐这么说话,我顿生好奇,于是停下了脚步。

这条不足两百米的小巷,摆地摊卖水果蔬菜的小贩几十个。傍晚时段路过此地,摊位的叫卖声如一曲交响乐跌宕起伏,身临其中突然会被卷入一场操着各种口音的声音漩涡之中。平时来小巷买点蔬果小吃,很难见到卖鲜鸡枞菌的身影,看来姑娘是初来乍到。这条巷子摆摊的小商小贩,他们大都来自周边农村,互不相识却相当融洽。不管你是新来的还是老摊子,只要有需要,左右让一让,腾个空位就可以成就一个人的一番买卖。

姑娘旁边的卖菜大姐,是这条巷子里的老摊主,无论天晴还是下雨,她每天都出摊营业。见姑娘的鸡枞菌卖不出去,她看在眼里急在心头,好东西没得好的营销手段同样滞销。

我默默站在一旁,听卖菜大姐给姑娘支招,看她如何指导生意经。卖菜大姐对姑娘说,其实,菌子很轻,是不压秤的,一般称个三四两就足够烧一大碗美味菌汤了。很简单,你吆喝的时候,直接喊:新鲜斗鸡菇,14元一两,快来买哟。姑娘羞赧一笑说,要得,谢谢阿姨指点迷津。我为卖菜大姐竖起大拇指。卖菜大姐回头对我一笑说,就好比到你到大型商超附近开干杂店,这能赚到钱吗?

姑娘天资聪慧,经卖菜阿姨这样一点拨,明白了其中的玄机,于是立马改口,斗鸡菇嘞,新鲜的斗鸡菇,只要14元一两,快来买哟。

姑娘卖力地喊着,一位年轻妈妈率先被姑娘的声音吸引过来,她选了几朵。姑娘上秤一称,65元,总算开张了。

我想,不管是大生意还是小买卖,总的来讲还是要得法,同样的货品,同样的价格,因标价方式的改变而获得了成功卖出的机会,这就叫作经验,跟一些商店里的货品标价九块九角九一样。给人一种心理暗示,这种商品价格还不到十元,可以接受。

在卖菜大姐的点拨下,姑娘的生意顺利开张,她做成了买卖心里一定很高兴。但我看到,卖菜大姐的脸上同样写满了快乐的表情。